

中國
邊境史料通編

(秦—清)



中國邊境史料通編

(秦—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徐孚遠閑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朱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徐鳳彩聖期參閱

漕撫奏議

疏

馬卿

早定足邊大計以免後患疏

陝西漕運

臣准戶部咨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等題稱
陝西地方連年災旱戎虜益肆糧不足以給軍食不

足以賑民。乞要遣官將河南陝西黃河陝州各一帶水陸運道刻意修復，暫照成化二十年事例急發京運糧米，仍將附近河南一府陝西等處京運折色，查照陝西歲用不足之數，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爲本色。年年坐派陝西於陝西立倉收貯，水陸轉運關中，以給各邊。戶部將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扣留太倉，抵補前數，其潼關而上，通榆林綏德一帶，黃河散漫，橫石森列，難行，必自渭河入陝城，方可從大路空運，榆林等邊水路難通，陸路極

某近訪得十月以後漸成冰凍將前糧米以木爲平車裝載三截轉運等因本部查得先奉明旨大會廷臣咸以爲水道阻塞陸程艱險勞損騷動得不償失不若先發銀兩多方糴買尤恐人人所見不同備行各該巡撫多方勘處今本官又陳水運之法然自古未有也一旦創作耳目所限恐有未盡宜再審處合行漕運河南山西及陝西各該巡撫都御史從公查謙黃河經由通道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舟運有無阻塞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及潼關至榆林

一帶十月冰凍自某處抵某處堪以車運有無妨礙及山川險易程途近遠各令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卷查先該前都御史劉節准戶部咨爲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事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堯封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題本部會官謀擬竊以成化二十年運米三年不成竟留河南支用易銀一十四萬解送陝西方纔了事就若今日徑發銀兩賑濟給邊輕省益已不止數倍矣就事論事所見如此誠恐執

泰運山雖如此承叔所上制于今古必用之石畫

也

謬或拘於見聞事體未盡乎幾微或將轉漕運米一事再行漕運及山西河南各該都御史多方勘處另行奏請等因覆題奉聖旨旣會謬明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在卷勘議間又准前因臣竊惟陝西重地值此災傷臣固嘗切私憂而開運大事易舉難成不得不爲曲慮嘗考之漕誌參之輿論黃河自淮安以遡徐州自徐州以遡潼關水勢洶湧雖曰難行而舟楫尚有可通然古有江船不入河之說蓋水勢不同舟制亦異則漕船未可分而漕卒亦未可用也况

西抵龍門懸流千丈自漢唐已艱於運然彼時猶有倉廩寄圃陸路轉運以達於渭故有河船不入渭斗錢運斗米之說計今改造運船雇募水手創立倉廩所費當又不貲而運道尚未可知也至於糧米支運何倉軍船分撥何衛須待運道有成方可擬定姑未暇論其冰運一節勢亦頗難嘗聞黃河嚴冬之際冰塊順流而下謂之走凌一爲南風所逆冰扼不行森然植立須臾凍結屹如山石層疊嵯峨況猶有嵌合而中開水溢而中斷之處恐車運亦未敢保其必行

也臣淺劣見聞止於如此若或別有長策非臣所及
伏望陛下仍敕該部再會廷臣謀處務爲經久可
行之策庶邇道無阻而邊有賴矣

爲防禦虜寇保障官馬事

防虜保馬

看得陝西監苑之設相離邊境不遠。常年以虜寇爲憂。虜人所利者馬。馬之群聚益蕃。則虜之窺伺益急。縱有城堡。若無軍兵。安能捍禦。臣於舉事之初。固慮及此。近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傳報聲息。無日無之。馬匹拘收日久。各營星散。遠近不一。固原等衛。備冬官軍。其數不多。不能分布防禦。如萬安一苑。尤爲孤懸。虜賊在螺山駐劄。一晝夜可到。節被擒殺。並無一軍。

一馬前來策應。況各營堡俱憑高據險，不堪鑿井。馬匹未免下飲溪河。彼賊暗伏草莽，窺瞰侵掠，勢難周防。查得先年亦曾設有操夫，正爲防護官馬。但數少不敷，近年止是黑水苑遇冬操備，其餘苑分俱各廢而不講。今據副使王寅會同該寺分管官查驗揀選，新舊相兼，廣寧安定二苑各一百名，開城黑水、清平、萬安四苑各二百名，六苑共操丁一千名，平時不妨牧馬，遇警足資保障。各軍委皆生長邊方，耳目所習，聞虜不懼，然湏有盛甲軍器，披執庶幾緩急可倚。及

照監苑文官不諳軍務須委能幹知兵武臣一員遇
冬提督操練及又查得各處招募民壯義勇合餘備
冬之時俱有行糧前選操丁既繫身於官不得營辦
衣食亦合比例給與行糧養其鋒銳乞勅該部計議
合無將各苑操丁一千名除舊領有盔甲軍器外今
次增選者俱照數給與每名盔甲弓箭腰刀各一副
每營堡仍各量給與火車銃砲圓牌旗幟等項以壯
聲勢俱行令陝西所屬各衛所查取給發聽臣選委
平涼固原等衛諸曉操練指揮一員往來各苑會同

該監苑官提督操練務令武藝精熟不許虛應故事每年二月至九月疎放照舊牧馬自十月初一日爲始收操照例給與行糧于附近州縣關支若大虜在套雖夏秋時月一體收操支糧有警則與槩營軍人協力捍禦賊必不敢逼城堡而攻前項操丁雖爲守護官馬而設練之既久未必不爲克敵之兵是于牧馬之中而得千軍之用有備如此非惟官馬有所保障彼見我城堡碁布旗幟羅列軍器鋒利或少弭其邪心區區小虜不敢窺伺深入其于平涼鎮原一帶

地方軍民不爲無補。至於大虜侵犯，勢須動調官軍，截殺此守臣之事，非臣所敢與聞。緣係防禦虜寇，保障官馬事理謹題請旨。

爲議增鹽池中馬則例疏

增鹽中馬

查得先該總制尚書秦絃奏准弘治十九年以後，陝西布政司印刷十餘萬引，送發監理通判處開放，每引收銀四錢五分，准令裝鹽五石或六石。今陝西乾馬寺卿車霆奏稱：自弘治十八年爲始，量爲增添五六萬引，不必招商聽令，臨邊腹裡有牛車軍民人等。

以近就便于固慶兵備官處每引并卧引錢共納銀六錢止許中軍下池裝載鹽一十五石爲則舊例此鹽止通平慶二府今邊馬急缺欲暫通漢鳳等府地方發賣待至各邊馬不告乏庫有餘貲之日照舊施行查得靈州鹽課司大小二鹽池大池原額鹽課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三千一百四引有零共該額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引計今二池所產鹽斤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倍似亦可辦而原額止于如此蓋因行塗之地止是平涼慶陽二府及寧

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皆招商買運。
不煩軍民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
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
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
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
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調度軍馬。經理
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惟是
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然歲復一
歲。趨下之弊。恐所不免。懼墮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